

走进百年戏楼 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魅力



视点追踪

传统戏曲,作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艺术瑰宝,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然而,随着现代娱乐方式的多样化,传统戏曲似乎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光环。如何让传统戏曲“破圈”,吸引更广泛的受众,特别是年轻人,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随着民族文化的复兴,传统戏曲也在寻求新的发展之路,开始尝试与沉浸式演绎、戏剧、音乐、电影等艺术元素进行跨界融合,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戏曲+”的新颖模式不仅让观众从多个角度感受到了传统戏曲的魅力,也让这一古老的艺术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打开传统戏曲传播新维度

本报记者 徐雪霏

中国的国粹,但随着时间的流转,京剧也逐渐从流行变为小众艺术,作为年轻一代的京剧从业者,我们有义务要为京剧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付出努力,这次的《寻梅·又见虞姬》就是我的大胆尝试,希望能为京剧的未来寻找更多的可能性。”

谈及创作初衷,天津戏剧博物馆文庙博物馆管理办公室主任徐宁表示,“戏曲+沉浸式”的表现形式,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戏剧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也为历史建筑如广东会馆的活化利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通过此类演出,古建筑不再仅是静态的游览地,而是转化为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场所,使观众在欣赏戏剧的同时,能够亲身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环境式舞台与混合现实技术 让年轻人换个角度观看古老艺术

近年来,沉浸式戏剧因其创新的表现形式和对观众参与度的重视,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受欢迎。在中国,随着文化旅游的兴起和文化消费的多样化,类似的剧目也日益增多,它们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推广提供了新的途径,同时也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沉浸式戏剧”的出现让观众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历史与现代的完美融合。

2023年,一次抖音线上直播中,“玉面修罗”贾廷单手抱起“老板娘”金镶玉相笑对望转圈的片段,让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成功“出圈”,也让观众关注到“戏曲+沉浸式”这一新形态的观演模式。

在传统戏曲文化中,越剧以其独有的女性演员扮演所有角色的传统,在众多戏曲流

派中独树一帜,展示了非凡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新龙门客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一部结合了传统越剧与现代演出形式的创新之作。该剧打破了传统镜框式舞台的表演逻辑,让观众置身于大漠中的“龙门客栈”,形成“时空同步”的体验。通过环境式的演出设置,观众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剧情的变化和人物的情感变化,从而获得更加沉浸式的观剧体验。

时隔一年,《新龙门客栈》的热度依然不减,大麦评分高达9.6,网络平台上更是“一票难求”。《新龙门客栈》的成功制作和上演,不仅为越剧艺术带来新的面貌,也为整个传统戏曲界带来了新的启示。通过现代演出手法与传统戏曲元素结合,“戏曲+沉浸式”的组合模式不仅成功地吸引了年轻观众的目光,也使得传统艺术得以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中被认知和欣赏。这种跨界融合的创新举措,展示了传统戏曲在现代社会中的适应性和发展潜能,为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方向。

2023年底,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一批文化和旅游数字化创新示范“十佳案例”和“优秀案例”,上海戏剧学院推送的沉浸式戏曲《黛玉葬花》获评“十佳案例”。

沉浸式戏曲《黛玉葬花》在保持戏曲传统特色的基础上,巧妙地将虚拟现实技术与舞台表演相结合。通过使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以及混合现实技术,将虚拟的越剧表演与真实的舞台装置进行有机结合和叠加显示。利用3D打印和先进的投影技术,设计制作了“三生石畔”“荣国府”等多个舞台表演三维场景模型。这些技术的应用使得舞台装置具有“戏剧性”,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混合的叙事模式。

作品选取了经典越剧片段“黛玉葬花”作

为故事脚本,围绕“情之起源”“宝黛初识”等八个主要故事情节进行创作。这些情节的设计,旨在展现故事的情感深度,同时让观众更深入地理解传统文化背景。观众通过智能终端和扩展现实眼镜等设备,在展厅内体验虚实融合的表演,与剧中角色互动。这种新颖的观演模式,不仅创新了戏曲的表现形式,也为观众提供了不一样的艺术享受。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传统戏曲艺术似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沉浸式体验,这一源自虚拟现实技术的现代概念,正逐渐成为连接传统戏曲与现代观众的桥梁。“沉浸式戏曲”不仅为这门古老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化体验方式。天津京剧院艺术室主任马载道认为,“沉浸式戏曲”就像是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面,它的出现让传统戏曲焕发了新的生机:“近年来出现了很多新兴的戏曲表现形式,我觉得这是非常可喜的,传统戏曲发展到今天,缺乏的不是精品,而是关注,当这些能够产生影响力的艺术形式出现,会让我们传统戏曲的传播更加迅速、更加普及,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传统戏曲的魅力,让那些不了解戏曲的观众走进剧场,当人们愿意走进剧场,我相信传统戏曲一定能够以它独特的魅力征服更多的观众。”

积极尝试多元传播方式 拓宽传统戏曲的展示平台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中,戏曲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历经千年仍屹立不倒。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科技的发展,传统戏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如何在“守正”中寻求“创新”,成为了戏曲艺术传承与发

展的关键所在。

天津京剧院作为国家重点京剧院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自1956年成立以来,始终为传承发扬京剧艺术做着积极的贡献,在传承经典剧目的同时,创作符合时代精神的优秀剧目,为观众们呈现出众多的精彩舞台。在马载道看来,戏曲艺术的“守正”,首要任务是保护和传承其固有的文化精髓和艺术规范,避免盲目的改造和无序的创新导致戏曲本质的流失,“传统戏曲想要长久地发展下去,传承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京剧之所以可以历久弥新,恰恰是因为有一代又一代的京剧艺术家对作品不断地打磨,让那些能够反复品鉴欣赏的传统剧目更加精致,甚至完美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但守正并不意味着僵化,传统戏曲要想吸引现代观众,就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创新。这种创新既包括剧目内容的时代更新,也包括表演形式、舞台美术、音乐配器等方面的革新,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努力的方向。传统戏曲需要现代化的创作,也需要不同的呈现形式,但无论如何发展,传统戏曲始终不能离开‘守正创新’这四个字。”

马载道认为,戏曲艺术的创新发展之路还体现在传播方式的多元化,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传统戏曲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展示平台,通过网络直播、社交媒体分享、戏曲教育App等新型传播途径,可以有效扩大戏曲的受众基础,让更多的年轻观众了解戏曲、欣赏戏曲、学习戏曲,进而激发他们参与戏曲传承的热情,“例如B站上的‘戏曲元宵晚会’‘上戏416女团’,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传统戏曲的传播需要借助网络的力量,天津京剧院也开设了抖音账号,我们会在上面分享排练的日常,让观众可以看到一出好戏的台前幕后,拉近演员与观众的距离,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自然,戏曲艺术的传承离不开人才的培养。面对现代社会的需求,传统戏曲的发展需要培养既懂传统又具备创新能力的新时代戏曲人才,使他们成为未来戏曲传承与发展的中坚力量,推动戏曲艺术在守正创新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在天津艺术职业学院戏曲系党支部书记、副主任蒋涛看来,要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中华传统文化,吸引更多的青年观众喜爱传统戏曲,就要真正地走到青年中去,“沉浸式戏曲的出现,对于传统戏曲的推广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但这样的新兴戏曲形式有着多么的生命力还是未知数。作为京剧从业者,我们不应该盲从,而是要思考如何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我们要创作出年轻人喜欢的京剧,就要真正地走到青年中去,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在坚守传统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进行创新和改革,这也是我们目前培养学生和进行现代剧目创编的方向。比如,我们曾根据《习近平讲故事》这本书,创编了京剧课本剧,在学生间收获不错的反响。此外今年我们还创作了廉洁题材作品《铁面廉吏包青天》,并在第九届天津高校廉洁教育系列作品展中荣获金奖,这部剧是以穿越的形式,让现代人与古代最具廉洁形象的包拯进行对话,从而得到一些感悟和启发,具有深刻的现代教育意义。”

在保护和传承戏曲精髓的前提下,勇于探索和实践创新之路,传统戏曲不仅能够现代社会中生存下来,更能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让这门古老艺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发光发热。相信在“守正”与“创新”的双轮驱动下,传统戏曲的传承之路将会越走越宽。

匠心独运 百年坚守与创新

古琴,古叫做琴、玉琴、七弦琴。自相传舜作五弦之琴起至今已三千多年,形成了琴学、道、艺、论和斫琴等系统门类。仅琴的形状就有五十余种,还有近二百多部琴谱和三千多首琴曲,古琴艺术历史久远之外其遗产极丰且极其灿烂珍贵,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主要原因。

君子之交淡如水,在古代文人世界里,古琴更多是三知己间弹奏交流,音色深沉低调,适合坐在身旁安静聆听,即使弹到尽兴也可以。乐器在略带嘈杂时也是点到为止,是最讲究氛围感的乐器。虚是在琴艺中追求的最高境界,发声疏淡空灵,若有若无,使琴乐的演奏具有虚、灵、悠远缥缈的意境,这正是琴乐的高妙之处。

在古文化街“乐器张”的门店里,张雨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老派琴家的演奏非常有力,这些老师更喜欢使用我父亲和祖父制作的琴。我的作品则比较偏现代,这样的琴演奏起来更有颗粒感、均衡性和圆润度,而老一代人的作品更加苍劲古朴。”

制作一张传统手工古琴对斫琴人的技能要求非常高。每个细节都需要精准把控,声音是琴的灵魂。槽腹,古琴的韵与古朴是由槽腹特有的结构所决定。纳音平衡了琴体共鸣的音量,使音色更具协调性。不同的琴大小、薄厚和形状都不相同。这需要斫琴人具备丰富的经验,为每把琴量身定做。

古琴制作是一门需要极大耐心和精细工艺的艺术,前后约有90道工序,过程繁杂。从最初的选材开始,每一步都严格把控质量,通过专门的木材供应商以高昂的价格挑选出优质材料,这些材料在收购后还需存放多年以保证其稳定性。张雨说:“虽然这些材料都是老料,但是我们可能需要存放3年或者5年甚至更长时间,这是为了确保材料的稳定性,防止未来出现变形、开裂、虫蛀或腐朽的情况。”

开槽腹的过程尤为耗时,采用古法工艺,时间会更久,可能需要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大漆工序同样缓慢而细致,每道漆需数日才能干透,通常需要经过七道漆,使得整个过程可能长达数月。最后的校对步骤,包括调整音色等,都需要由经验丰富的师傅或是张雨和父亲



本报记者 张洁

古琴,在国人心中一直是一项特别的存在,为历代文人墨客所青睐,琴声使人心宁静祥和,仿佛能支配万物心灵,而在咱们天津也有如此的古琴。“乐器张”专注于中国民族乐器传统古法手工艺制作及修复,仍然保留着先辈留下的古法斫琴技术,一张琴的手工制作周期都在1年以上。“乐器张”古琴斫琴技艺已传承了百余年,被列入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该项目第四代传承人张雨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讲述了他的坚守与创新。

亲自完成,以确保每张古琴的音质和演奏效果。

“古法制作有我们家族的标准,例如我们家的开槽腹和大漆工序,这些由我和父亲亲自制作,像开料、合板、裹布和校验等工序可以由工厂师傅完成。”今年,张雨致力于复原百年前他的高祖张老琴时期的乐器,推出了“官廷造办系列”。他说:“我的高祖张老琴在官廷造办处工作,那时的民族乐器与现代的有所不同,比如古筝,我高祖生活的时期,古筝的样式与现代相比更细腻优雅,体现了清末的审美特点。”

谈及如何恢复,张雨说:“以前有一些老的乐器正好需要维修,我和父亲趁着维修乐器时就拆开来看。”通过存档和留影,父子俩共同研究,历经十年积累,今年终于有了成果。他们利用爷爷那时留下来的木料亲手制作了古筝、琵琶等乐器,制作耗时近一年。这些乐器不仅承载了官廷御用琴的传统,还融入了唐代的美

张雨 赋古琴以新意 传古音于未来

学元素,以及通过古法音梁结构,增强了声学品质。他说:“古筝我们还做了挖筝,挖筝是唐代时候的一种古法制作技艺。这种技艺非常废料,成本高昂,对工艺要求也十分苛刻。”

传统手工制琴的过程是一场漫长而艰辛的旅程。历来有爷爷备料、儿子制琴、孙子弹琴之说。张雨说:“我们对选材和工艺流程的完整性极为考究。我们一年的产量大约有几千张,然而我和我父亲的作品,一年可能只完成十张,也有可能三四年完成一张。传承人需要呈现自己最好的作品。这需要很多思考方向,也有可能打磨一件作品需要付出三四年的时间。”

谈及“乐器张”能够延续至今的原因,张雨说:“做人和做口碑,满足客户的需求,把产品和服务做好。另外,创新也尤其重要,这些都是老字号口碑的一种延续。”而创新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继承和传承了古法,这也为创新提供了基础。他说:“好的东西我们必须去学习和运用,创新的前提是继承古法,而古法需要用心和时间去积累,这需要真正的实操,而不是空口说白话。”

如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古琴,渐渐在年轻人中流行开来。张雨说:“现在了解古琴的人越来越多,古琴越来越普及,这与国家的发展和传统文化的重视有关。”他经常免费授课并参加青年夜校举办的讲座,他说:“让年轻人接触到古琴很重要,买不起琴也可以租琴,为大家营造一个民乐文化圈子。在学琴的过程中,更重要的是提供情绪价值,而不仅仅是琴曲或琴道。”

古韵今风

古法手工艺演绎现代国乐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古法制琴工艺的很多环节,都需要制作者以铲子、锉刀逐步打磨乐器构件,每一件工具的控制细节都非

常繁琐和复杂。有时,制作一件作品需要6小时,磨刀却需要8小时。因为只有最锋利的工具,才能创造出最精致的作品。张雨说:“我们使用的木料都是祖父当年重金收购的极品,现在我们也绝不会轻易交给别人制作,而是亲自动手,用心雕琢。这些木料经过两三代人的传承,到了我们手中,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将其打造成良材,制成佳器。”对于刀具的选择和使用,他们更是讲究到极致,因为只有最好的刀具,才能配得上最上乘的木料,才能制作出最卓越的乐器,这便是家族对手艺的坚守与传承。

从小,张雨便在工厂里长大。睁开眼,便是父亲忙碌的身影,他每天都在画图、制作乐器样板,那些复杂的工艺和精致的细节,都在不经意间烙印在张雨的心中。“我从小对木料、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暑假、寒假,我在工厂度过,那里是我探索和学习的乐园。我亲身参与制作,亲身体验每一个环节,从选材到制作,从打磨到上漆,每一步都深深吸引着我。”

在父亲的帮助下,张雨在十四岁时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架古琴和第一把吉他。尽管他从未学过专业绘图,但他还是硬着头皮画出了设计图,并根据自己的身体感受对乐器进行了调整。

张雨说:“那把电吉他我花了半年的时间来完成,比正常出货的时间长很多,仿的是一把70年代的白色吉他,但通过加入黄色和黑色,营造出了一抹别样的感觉。古琴我也加入了一些特殊的元素,比如缎纹,让它看起来更有韵味。看着它们慢慢成形,我心中充满了成就感。毕竟,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尝试制作如此复杂的乐器。”

在同学们上大学时,张雨选择投身于工厂做工。“我发现我对学习不‘感冒’,却对音乐充满了兴趣,家族的环境也让更多喜欢亲手制作一些东西。因此,我每天都在工厂努力工作,尽管辛苦,我却感到满足。”之后几年,张雨又从工厂来到了实体店,开始盯着店里的销量,“小老板每天操的心更多。”

除了是一位斫琴师,张雨也是一位民乐演奏者。“演奏乐器成为我这一代传人的显著特征,

我有幸赶上了这样一个好时代,学习的途径变得更加系统化和专业化。我个人能够演奏古琴、琵琶、尺八和吉他。演奏可以让我发现自己制作乐器的不足。在音色方面,我可以直观地感知问题的所在,及时进行调整和改进,从而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国乐大师方锦龙是张雨的师父,他说:“我师父在国乐传播方面给了我很多启发,他的脱口秀式的传播方式得到了许多年轻人的喜爱。我会在网上做一些免费教学,我更倾向于用简短的片段来表达音乐。比如演奏古琴曲《流水》,简单的三个音所弹奏出的曲调,就像是一幅高山流水的画卷缓缓展开,层次分明,我再通过口述的方式向大家讲述背后的故事。”

张雨和他的团队都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为了增加古琴演奏的观赏性,张雨和团队尝试将古琴与古筝、尺八、吉他等乐器相结合进行呈现,表演内容多样,翻弹古曲,抑或是改编流行音乐。“古琴除了欣赏价值外,它的实用价值是作为可弹奏的乐器而存在。现在不光要去听琴,更多的是要去弹、去演奏。”

去年在广东会馆和安里甘教堂,张雨举办了作品展演,之后又跟随师傅方锦龙前往西班牙和法国进行文化交流。他说:“我们在法国的雅雅音乐厅举行了一场演奏会,只有师傅和我进行了独奏,我演奏的是古琴,还有已经在中国失传的古乐尺八。当时现场有将近1000名观众,这场演奏会也是中法建交60周年的预热活动之一。我的古琴作品被巴黎的高等艺术学院收藏。”

国乐更深层的价值在于其深刻的人文情怀和思想情感,张雨感叹说:“许多现代的曲目是为了炫技而生的,但凡上岁数,手指就跟不上了。但我觉得民乐是有人文情怀的,民乐是从民间汲取灵感,再将音乐回馈给大家。另外,传统文化的兴盛是一件好事,但为了利益而卖出高价琴、天价琴,这是我和我祖上都非常反感的一件事。乐器不应该高高在上,民乐的本质是与民同乐,它应该是亲民的。”

在快节奏的今天,“乐器张”依旧延续着家族百年传统技艺的传承,坚持古法手工制琴,使演奏者静心、怡情。张雨说:“我们传承和传播了古琴斫琴技艺以及其他国乐器制作技艺,我们会尽义务将天津本土的老字号非遗文化传播出去,弘扬国乐艺术,以多样化的形式丰富天津的艺术审美。我们为热爱民族音乐的大众提供近距离接触民族乐器的机会与平台,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尝试去接触乐器,让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变得慢一些,享受音乐带来的乐趣和放松。”